

# 课程内容选择的文化学研究\*

■王攀峰

**摘 要** 课程内容的选择是对文化的筛选和重组,它具有社会规约性、学科制约性与个体适切性。面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多元文化与一元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与冲突,课程内容的选择应超越文化冲突,促进文化融合,保持文化张力,以此激活学校课程的文化传承力与创新力。

**关键词** 课程内容选择 文化 学校课程文化

中图分类号 G423.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33X(2015)10-0052-05

在国外,课程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文化学转向”:从斯宾塞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到阿普尔“谁的知识最有价值”,从以泰勒原理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课程开发范式到当代批判理论的课程文化研究范式,课程研究的价值取向正在逐步由对技术理性的追求转向意识形态的批判,由对普适性课程规律的探讨转向对课程的文化理解,从追求科学性的课程开发模式到建构社会文化的课程理解范式<sup>〔1〕</sup>。在国内,人们一度忽视了对学校课程进行自觉的、专门的文化学研究。近十年来,伴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和文化研究的兴起,课程研究者的文化自觉意识大大增强,开始从文化学的视角对课程问题展开深刻的理论思考与现实分析。可以说,当代课程研究步入了一个“文化时代”。笔者意在从文化学的视角分析课程内容选择问题,深入探讨课程内容选择的文化规定性、文化特性和价值原则。这里讨论的课程内容主要是指经过政府制定的专门机构审定认可的教材文本,并不包括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等政策性文件,它是一种具有育人功能的制度文化与法定知识,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主要对象。从文化学视角来探讨课程内容选择问题,就是回答“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课程内容选择具有怎样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特性”、“课程内容选择应遵循哪些价值原则”等一系列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新的课程研究领域,还体现了一种重要的课程研究视角。

## 一、内涵界定:课程内容选择是对文化的筛选和重组

人类的文化经验只有通过学校课程对文化的自主选择、全

面整理和系统组织,将人类文化的精华要素保存完好并世代相传。从这个意义上看,学校课程的开设是一种文化选择和文化遗产的活动,它在文化选择和保存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人类知识日新月异、浩若烟海,而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精力极为有限,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人们就根据一定的教育价值观从知识形态的文化中选择和撷取相关的课程要素。为此,课程内容的选择就是从浩繁庞杂的人类文化中提炼出思想精粹、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总结出最普遍、最基本的文化经验的过程。

### (一)课程内容选择是文化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过程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直都是课程改革的核心问题。学校课程通过自身的文化选择功能回答了这个问题,即凡是学校课程选择和传授的知识一定是最有价值的知识,一定是社会公认的优秀文化,一定是学生未来学习和工作必备的文化基础。一旦某种文化被学校课程所选择和吸收,它就获得了学校教育中的制度化身份和合法性地位,它就成为了现代社会学生必备的知识要素和文化典范。对于学生而言,只有掌握了这些制度化的课程内容,才能提高自己在未来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对于国家而言,只有让学生掌握这种课程内容,才能提高全民的文化素养,实现现代化教育目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国家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课程内容的文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文化自身的传承和创新、发展和进步,而且将以其合理的选择和广泛的传播极大地影响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 本文系首都教育发展 2011 协同创新中心重点课题《中小学课程的文化遗产与创新研究》、北京市属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专项培训 2014 年中青年骨干教师一般国外访问学者研修培训项目(项目批准号:067145301400)和首都师范大学 2014 年校级教改研究重点项目《基于生活史的教师教育课程资源开发模式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攀峰(1977-),女,湖北荆州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教育研究方法研究。

## (二)课程内容选择是文化的优选化和普及化过程

学校课程总是根据特定的教育价值观对人类文化进行选优汰劣,遵循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课程内容的文化选择主要表现为吸收和排斥两种形式。对于与课程目的同向、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文化因素,如科学文化知识、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良好的行为习惯等,学校课程会大力吸收;对于与课程目的异向、不利于学生发展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那些在形式上充满诱惑力、内容上不健康的信息,学校课程会坚决排斥。因此,学校课程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是对人类浩瀚文化进行选择的结果。学生的行为受遗传和文化双重因素的影响。与生物遗传相比,文化的作用远远大于本能,作为一种手段,它甚至可以代替“本能”对环境做出反应。学校课程通过文化选择,向学生传递人类优秀的科学知识、道德规范和审美观念,把人类最精粹的知识内容转化为学生个体的“文化基因”。在学校教育日益普及的当代社会,当每个学生都获得了这种“文化基因”时,人类优秀的文化经验便从学生个体传播到社会群体,从一个地域传播到整个国家,从当下生活延续到未来社会,由此也形成了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培养了民族特有的文化心态和生活方式。

## (三)课程内容选择是文化的系统化和心理化过程

学校课程还要根据一定的教育价值观对文化进行整理和重组,把观念形态的文化转化为文本形态的文化,把知识体系转化为学习体系。课程设计者对文化进行精心的选择和整理、排列与加工,把文化转化为可见的文字符号和文本资料,如课程纲要、课程标准、教科书等。课程文本是课程设计者通过符号形式对文化世界的表达和叙述,是将他人感受到的生命存在和客观世界系统、规范地传达给学习者,这样学习者不仅可以全面地了解他人和世界、历史和传统,而且可以深刻地理解自己当下的文化处境和未来的文化图景。课程文本是学习者以文化的方式认识世界和理解生活的重要资源。学习者思想意识的启蒙、文化素养的积淀和精神境界的拓展,都是在阅读和学习课程文本的过程中发生的。恰到好处地处理好课程内容、学科知识与学生需要之间的关系是课程设计和教材编写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意味着课程内容的选择是文化的系统化和心理化过程,其既要遵循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体系,又要关注学生心理发展的需求,实现学科逻辑与学生心理逻辑的统一。

## 二、特征探析:课程内容选择具有社会规约性、学科制约性与个体适切性

学校课程是人类文化史的精华,起源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需要。课程内容不仅是人类文化传承的工具和载体,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浓缩与精华,是重新组织和有序排列的文化形式,具有文化的特性与品质。与一般的文化选择相比,课程内容的文化选择具有以下三种基本特征。

### (一)社会规约性

首先,从文化根源上看,课程内容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主要来源于当代社会生活经验,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经验的

积淀便成为课程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课程内容都是存在于特定的文化时间和文化空间的知识形态,由此,它既具有开拓创新的时代特征,又具有浓郁鲜明的民族特色。一方面,课程内容是与科学发展、社会进步、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知识领域,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伴随着教育变革,学校课程与时俱进,主动吸收社会生活经验,建构与学生生活相关联的知识,反映时代精神,体现社会与科技的进步。在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步入信息时代之际,课程内容也要适应这一文化转型和社会变革,不断地发展、创新。每个时代的人都应该学习其所属时代的课程内容。另一方面,课程内容深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具有浓厚的民族性。优秀的民族文化及其精神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承载着民族文化的课程内容有利于引导学生认识和发扬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性格与心理特征。在文化日益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时代,我国的课程文化应保持自己的特色和个性。越是民族的课程文化,就越是具有世界意义,越是本土的课程知识,就越具有全球意味。

其次,从价值取向上看,课程内容体现着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学校课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中介,其社会控制功能的发挥主要诉诸于文化形态的课程内容。课程内容作为学校课程文化的重要主体和集中体现,是以社会主流价值观为指导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反映,是国家意识形态在课程领域的知识化和符号化。课程内容是由国家审查和决定的,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统治阶级的价值判断和主观意志决定着课程内容的选取、影响着何种文化可以成为法定知识以及谁有传授知识的法定权力。不仅如此,课程内容的传播也受到社会权力因素的制约,反映了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国家权力实践的一部分。总之,课程内容的选编和传播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引导,教科书是实现国家培养目标的直接载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科学进步和文化繁荣的特定文本。

### (二)学科制约性

从文化的根源上看,课程内容来源于学科知识的发展。在内容的选择上,学校课程应精选各学科的概念原理类知识,这种知识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应用价值,是学生进一步学习和发​​展所必须的文化知识基础。戴顿指出:“教科书的功能是提供某种学科或学科领域的一种有条不紊的入门。因为教科书仅提供一种入门,所以,它有义务仅提供入门所要求的某一领域的资料,或仅提供为达到该学程教学目标所需要的资料。”<sup>[2]</sup>布鲁纳也认为,学校课程应该传授学科的基本结构。所谓学科的基本结构,就是每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公式、基本原则、基本法则等,是最普遍、适用性最强的知识结构。学科的其他知识是基本结构的特例、变式和具体化。学科的基本结构有助于学生理解和记忆,使学生能更好地迁移运用<sup>[3]</sup>。在内容的编排上,学校课程应通过对文化要素分门别类,遵循学科内在的逻辑体系和学生的认知习惯,考虑不同学科之间的横向结构和纵向联系,保证不同知识在内容上前后连贯、在难度上螺旋上升、在价值上情理交融。通过合理的课程编排,使知识结构化和规范化,充分发挥学

校课程的育人功能,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学校课程是促进科学进步和知识创新的重要工具,课程内容不仅要体现学科知识结构,还要反映科学思想的萌芽与科学探索的曲折历程。为此,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不仅要呈现确定性的概念原理类知识,而且要吸收生成性的过程方法类知识。任何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都不是永恒的真理,都是一种过程性和开放性的存在,都是需要经过批判性检验的理论假设,都是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思想框架。课程选择只有将概念、原理类的知识与过程、方法类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破除学生对真理的“迷信”,鼓励学生用理智的态度重新看待知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创新的精神。在内容的编排上,应改革科学课程狭隘的分科模式,采用一种内容丰富的“综合课程”模式,从社会、哲学和历史的视角对科学课程内容进行重新编排。课程内容除了包括基本的科学概念和理论命题,还包含广阔的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伦理学的内容,让学生了解科学概念和理论定理曾经遭受的挑战,理解科学探究的人类行为的属性,深刻全面地理解科学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

### (三)个体适切性

课程内容与学生的个人知识和生活经验密切相关,是一种教学化和心理化的知识文本。如果把课程内容与学科知识完全等同,将抽象乏味的学术知识直接搬到学校课堂中,那么,学校课程就成为一堆枯燥乏味、丧失活力的死知识,成为缺乏趣味性和吸引力的事实材料。学校课程应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关注学生的学习活动及其体验。在学习中,学生的直接经验和生活体验对于丰富、加深认识乃至促进他们掌握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杜威强调学校课程必须重视儿童的直接经验和生活体验,认为“如果我们采用与儿童获得最初经验尽可能相似的方法来扩大儿童的经验,很显然,就可以大大提高教学效果”〔4〕。

学校课程中所有的文化知识和社会生活经验都是外在的文化因素,只有当它们被学生选择、认同和吸收时,才能真正地促进学生的发展,转化成学生的人格。学校课程的编排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征,让学生易于接受。因此,课程编排就是要将学科知识和生活经验转化成教育形态的课程文本,以便更好地被学生接纳和理解。一般来说,课程内容的有效编排要遵循连续性、顺序性和整合性原则。连续性原则就是将选出的各种文化要素在学生不同学习阶段予以重复,让学生达到熟练掌握的程度;顺序性原则就是将文化要素根据学生身心发展阶段由浅入深、由简至繁地加以组织,让学生的学习不断拓展和深化;整合性原则就是围绕着某个主题,将彼此不同的文化要素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共同发挥课程的合力。课程内容的设计不仅要单从教材或特定教育阶段出发,而且要从教科书整体和整个学校教育阶段来考虑。学校课程内容是一个有机整体,对学生的成长发挥着价值引领的作用。

## 三、价值选择:课程内容选择应超越文化冲突,促进文化融合

依据课程目标,课程编制者从人类文化知识中精选出核心知识作为教育内容,经过精心的组织和编制,转化成对青少年影响至深的教材文本。课程内容是学校课程文化的主体与核心。面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多元文化与一元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课程编制者应确立文化自觉的意识,在正确的文化价值观的指导下做出合理的文化选择,让课程内容保持和谐的文化张力,拥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以此激活学校课程的文化传承力与创新力,实现人类文化的多元并存与和谐发展。

###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整合

依据时间划分,文化可以分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时间属性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传统文化是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在其特有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精神价值、意义系统和行为规范;现代文化是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在现代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时代精神、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在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发展是逐渐优化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处境的优化、提升和改造,是对现代文化形式的探索、建设和创造。

当前的学校课程中并存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两种成分。然而,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都保留在学校课程之中,许多“传统文化”在学校课程中消失了。这是由于人类任何一种文化成果和文化形式都是有限性的存在,其价值和意义不可能是永恒的,必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校课程所承载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也不断更新,有的内容很快失效,被学校课程所淘汰,而有的内容则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被学校课程长期保存和传承,与此同时,学校课程也不断地把新的内容同那些被历史保留的旧内容相互融合,转变成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内容。学校课程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就是这样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推动着文化的发展。

面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学校课程的选择必须关注的问题并不是当前课程中哪些知识是属于传统文化的,是应该剔除或保留的,哪些内容是属于现代文化的,是应该予以保留和改进的。对于那些属于传统文化的知识全部摒弃,而对于那些属于现代文化的内容大力弘扬,则似乎课程改革就是除旧迎新。这种观念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绝对地对立起来,忽视了文化演进的连续性和历史性,违背了文化发展本身的规律。学校课程的关键在于回答问题:“为什么有一些东西在历史中消失了,而有一些东西却如此顽强地被保留在学校课程之中?”也就是说,当代的学校课程需要明确:哪些“过去的东西”仍然关怀和帮助着人的成长?哪些过去的东西已经成为“重负”和“无法修复的汽车”?今天的社会现实需要哪些“过去的东西”仍然作为“今天的东西”保存下来?那些值得保存的“过去的东西”与“现在的

东西”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它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加以整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传统?

为此,学校课程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方式探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连接点,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整合,构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新的课程内容体系。一方面,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在形式上使其融入时代精神、焕发现代气息,对传统文化运用现代话语加以解释,让人们欣然接受;另一方面,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度挖掘,寻找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将其融入我们的思想和实践中,使之成为全球化时代宝贵的思想智慧,为解决人类发展面临的共同困境提供借鉴和参考,进而取得当代人的价值认同。

### (二)多元文化与一元文化的融合

在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化活动、文化类型和文化意识并存,但存在差异。如果把一个民族、地区或阶层的文化称为“一元文化”,那么,在这个由多个民族、多个国家和多个地区组成的世界上便存在着“多元文化”。对于各民族而言,民族文化是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是形成民族认同的必要条件;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多元文化的冲突融合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因,多元文化在互动中形成的整体合力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延续和保存。人类文化形态是一元与多元、共性与个性的对立统一,从一元中心走向多元并存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今的全球化实质上是文化的全球化,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课程研究的语境也发生了转变。课程教材的改革需要对全球化进行深入了解,在全球化背景下,学校课程应思考:如何将国家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有效地整合起来?如何实现各种文化之间发展“和而不同”的状态,形成有机的真正的文化整体?如何在体现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同时,彰显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

当前,我国的课程内容呈现出单一性和一元性的文化特征,忽视了诸多弱势文化、边缘文化和社会亚文化,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全球化进程,削弱了中国文化自主性意识的确立,具体表现在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两个方面。第一,在地域文化方面,课程内容具有城市中心主义的倾向。地域文化主要是针对城市与农村而言。我国当前的课程内容主要以城市生活为背景,对农村地区生活关注不足,对农村问题的阐释脱离实际,这种单一的城市化的课程内容忽视了农村学生的生活世界,不利于农村学生的学习和发展。第二,在民族文化方面,课程内容具有汉族中心主义的倾向。我国当前的课程内容主要以汉族文化为中心,对少数民族文化缺乏关注,直接展现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内容少,更多地是站在汉族人的立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叙述和解释。这种“汉族中心主义”的课程内容无疑会影响学生对各民族文化的认识 and 态度,不仅不利于发掘少数民族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东西,不利于少数民族学生形成本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而且不利于增进学生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欣赏和尊重,不利于学生形成民族平等和社会团结的意识。

在全球化背景下,学校课程应保持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之间的平衡。课程内容的编制要实现多元文化与一元文化的协调,反对人为的、将文化等级化的简单做法,改变“城市中心主义”、“汉族中心主义”等倾向,破除课程文化的单一性现象,不仅要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多元文化的养分,与不同的文化取长补短、和谐共处,而且要以自主意识建构中国文化的特色,形成文化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由此,在交流碰撞中激荡出课程文化的生命活力,在相互包容中实现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 (三)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

根据地域的差别,文化可以分为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所谓本土文化,是指某一地区、某一国家、某一共同体的人们共同生活、共同行动,从而具有相同的语言表达、行为规则和价值观念。本土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它不仅增强了国家的内在凝聚力,而且使国人具备了文化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外来文化是一种不同于本土文化的异族文化、异国文化或异地文化。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会造成本土文化的冲突、斗争和危机。本土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其根源在于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冲突之后往往会促成各国、各民族之间不同程度的文化融合,进一步推动人类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一直以来,中西文化比较是中外学者热衷的研究主题,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对课程内容的选择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个本位,强调独立意识和个体自由,反映在课程选择中就体现为对个人存在和发展权利的强调。东方文化的本质特征是社会本位,反映在课程选择中就体现为对社会价值和社会发展的强调。西方文化具有理性主义的特征,在课程内容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科学文化,课程选择采用客观化、标准化、程序化的实证分析方法。东方文化具有伦理主义的特征,在课程内容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文化,课程选择是以培养伦理道德和心性修养为依据。东方文化注重向内探求,以认识自身、完善自身为获得自由的途径,反映在课程领域,其内容表现为面向传统、面向过去、注重精神生活的特征。西方文化注重向外求索,以发展世界、改造世界为获得自由的途径,反映在课程领域,其内容表现为面向未来、面向现实、注重物质生活的特征。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就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交汇的进程。中西文化的交汇在历史上呈现出三个阶段:鸦片战争以前,中西文化的交汇以“相互渗透”为基本特征;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的交汇以“西学东渐”为主要特征,西方文化大获全胜,中国传统文化濒临灭绝;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西文化的交汇则以“东学西渐”为主要特征,西方科学文化出现危机,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受到关注<sup>[5]</sup>。中国近现代课程体系形成于“西学东渐”时期,壬戌学制及其以后颁布的课程纲要开启了中国近现代中小学课程结构体系,学校课程抛弃了传统的东方文化体系,借鉴与引进了西方文化,以此构建了由社会、自然、语文、算数、艺术、体育等系列科目组成的课程体系。

在全球化时代,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已

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文化对话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背景下,学校课程选择面临的问题是:学校课程应如何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课程选择应如何在本土知识的传承与外来知识的引入之间取得平衡?建基于西方知识体系之上的现代课程内容如何有效地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李德顺等学者把文化建设的思路分为三种类型:向“外”看的“西化论”、向“后”看的“传统论”和向“前”看的“创建论”<sup>[6]</sup>。这对于我们确立课程选择的价值思路也有启示。具体来说,向“外”看的“西化论”坚持去除本土文化传统,拥护外来文化,与国际接轨,完全按照外来文化的模式重建学校课程内容体系。向“后”看的“传统论”坚持本土文化的基本价值绝对不能动摇的观念,把本土文化传统视为绝对神圣的东西,坚决维护传统,主张从民族的本土文化传统中寻找课程资源。“西化论”和“传统论”都不可取,它们把西方人和古代人的发展需要当做今天中国的发展需要,前者不利于发扬本土知识文化优势和教育价值,后者将会导致文化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阻碍了人类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与之相比,向前看的“创建论”更为适宜。“创建论”认为,课程内容的选择要找到文化融合的切入点,要对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采取合适的取舍态度。首先,坚持本土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以外来文化为“用”。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学校课程立足于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教师和学生也是中华文化基因的携带者,因此,课程选择应加强与本土文化传统的深层次对话,课程内容应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传统,凸显本土文化和民族特色,只有这样的课程才能获得生长和发展,只有这样的课程才能得到

师生的接纳和喜爱。其次,注重汲取和引入外来先进文化。本土文化的发展是动态的过程,只有在文化交流、文化碰撞和文化冲突中才能真正地保存和发展自身。学校课程只有吸取世界各国先进文明成果和外来文化经验,保持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一定张力,探寻本土文化传统中与需要引入的外部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共性,把外部文化转化为传统中似乎早已有之的东西,课程选择才能真正地发挥文化的选择、重组与创新的功能。总之,在课程内容的文化选择上,不仅要让所选知识内容拥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内涵,还要让所选知识内容保持开放的视野和文化的张力,以此让学校课程培养出既有传统文化又有时代精神、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创新能力的现代人才。

#### 参考文献:

- [1]黄忠敬.课程研究的文化学路向[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6):87-91.
- [2][美]戴顿.教科书在教育中的作用[A].瞿葆奎.教育学文集·课程与教材(下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10.
- [3]王策三.教学论稿[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26.
- [4]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赵祥麟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260.
- [5]赵书超,邢秀茶.中国课程现状的文化学分析[J].全球教育展望,2011(1):27-33.
- [6]李德顺,孙伟平,孙美堂.家园——文化建设论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307-324.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北京 邮编 100089

## A Cultural Study of Curriculum Content Selection

WANG Pan-feng

(School of Educatio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election of curriculum contents is a process of screening and reconstructing culture with such properties as social stipulation, discipline restriction and personal compatibility. Confronted with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modern culture, the pluralistic culture and the unified culture, as well as the native culture and the foreign culture, curriculum content selection should exceed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 promote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keep the cultural tension in order to activate the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creativity of school curriculum.

**Key words:** curriculum content selection; culture; culture of school curriculum